

论美国印裔族群在印度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滕海区

(广东五邑大学 外国语学院, 广东 江门 529020)

〔摘要〕内部构成整体上的精英特性与和睦团结很大程度上确保了美国印裔族群在较好地融入到美国主流社会的同时,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重大成就。随着印度国内改革的日益深入和海外移民政策的不断调整,在强烈的文化认同和情感联系的推动下,美国印裔族群以其强劲的实力,通过各种方式为祖籍国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并起到了其他任何海外印裔族群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地位不容撼动。

〔关键词〕美国印裔族群;印度经济;地位

〔中图分类号〕C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215(2012)04-0061-06

作为美国的一个新兴少数族裔群体,印裔族群具有着鲜明的精英性质,并于近年来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重大成就,不仅赢得了美国社会各界的日益重视,而且还已经被祖籍国视为推动国内经济发展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本文拟从美国印裔族群的形成与特点入手,结合印度独立后国民经济发展的演变和海外移民政策的调整,从国际移民与祖籍国之间密切互动的视角,分析和探讨美国印裔族群在印度经济发展中的独特地位。

一、美国印裔族群的形成及其特点

印度人移民海外历史悠久,数量也在过去几十年中得到了极大的增加。截至2009年,海外印度人总数已上升为3000万左右,其中生活在美国的印裔移民大约占到了其总量的10%,美国也因此而成为了拥有最多海外印度人的单一国家。^[1]

与大部分其他亚裔群体较为相似,美国印裔族群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曲折而漫长的过程。据美国国土安全部资料显示,印度人移民美国开启于1820年。然而很长一段时间内,其人口发展都比较缓慢,这主要是源于美国主流社会针对包括印度人在内的外来移民的严重歧视和残酷迫害,特别是美国官方在不断提高入境拒签率^[2]的同时,还逐步出台并实施了诸如《外国人土地法案》和《美国1917年移民法案》之类的限制法案,基本上切断了印度人移民美国的合法途径,而1923年美国最高法院有关印度人无权归化的裁定则直接导致了美国印裔移民人数的剧减,他们中的大部分要么被遣返,要么选择自行离开。当然,早期印度移民大多出身农民,并期望有朝一日荣归故里也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其族裔人口

的增加。到1946年7月杜鲁门总统签署《陆席-塞勒法案》(the Luce-Celler Bill)前夕,美国印裔移民已从鼎盛时期的万人以上锐减到1500人左右。虽然此后人数开始逐渐增加,但直到美国1965年新移民法案出台前夕,印裔移民的总量也仅有1万人左右。^[3]

冷战爆发后,为赢得最后胜利,美国热切期望大量引进国外高级人才,以合力推动经济腾飞、社会稳定和科技水平的提高。为此,美国于1965年通过了新的移民与归化法案,不仅取消了歧视性的国家配额制,而且还在欧、亚条件均等的情况下,优先考虑家庭团聚型和技术型移民;历史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以信息技术为核心内容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为保持超级大国地位,美国再次出台了《1990年移民与国籍法案》(该法案于次年被修订),其显著特点就是大幅增强了对包括信息技术在内的外来高技术人才的引进力度。这两个移民法案的先后实施极大地推动了美国外来高技术移民数量的快速增长。而几乎与此同时,印度独立后政治上臃肿低效的官僚体系和经济上高度集中的苏式体制不仅极大地限制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也很程度上阻碍了民众的个人发展,大量高级技术人才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许多人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空间和机会,只得将目光转向海外。正是在美印两国国情和移民自身努力的合力推动下,美国印裔族群的人口短时间内得到了迅速的增加。据美国国土安全部最新资料显示,美国印裔移民的人口从1965年的约1万人增加到了2010年的2765155人,如果再加上30-40万的非法移民,其人口总量已增加到了310万,其增速之快,令人惊讶。实际上,印裔1993年就超过日裔而跃居美国

*〔作者简介〕滕海区,广东五邑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

所有亚裔族群人口的第三位,^[4]到2003年时更是以2226585人的总量超越菲律宾裔而跃居第二大亚裔族群,仅次于美国华人,并保持至今。事实表明,印裔族群不仅是美国所有亚裔族群,而且也是美国所有外来族群人口增长最快的少数群体。随着美国印裔人口的不断增加,其族裔力量也日益增强。1982年,美国人口统计局正式将印裔移民单列出来作为普查对象,这不仅意味着他们得到了美国官方的正式认可,也标志着其族群的最后形成。

作为美国的一个新兴少数族裔群体,相比而言,印裔族群自其初具规模以来就在众多方面独具特色。除上述族裔人口增速惊人之外,其鲜明之处还体现在如下几点:

首先,由于1965前的美国印裔移民数量非常有限,而普通印度人又难以承担高额的移民或海外求学费用,因此在美国移民政策的限制下,1965年之后成功移民美国的印度人大多来自印度社会的中上层,接受过高等教育,英语流利,熟知西方社会生活,并属于知识型高技术移民,因而总体而言,他们具有鲜明的精英性质和很高的族裔素质,这显然非常有利于其整体性的社会融入。

其次,尽管宗教信仰多样,但族裔内部总体上却较为和睦、团结。1965年之后的美国印裔族群在宗教信仰上呈现出多样化态势,其中印度教徒最多,约占总人口的60%左右。尽管印度国内存在的教派对立与冲突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了美国印裔族群的发展,但在过去几十年间,他们却总体上表现出了少有的平和,这主要得益于其内部不同教派间在对待祖籍国的情感和态度上能够维持住一种共同而强烈的族裔认同,并凌驾于宗教和种姓差别之上。^[5]

此外,族裔整体上的精英性质和来自美国主流社会的歧视与排挤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印裔不同教派之间遇事能够平等协商,和平解决,以便于集中力量来维护和发展族裔利益。内部总体上的团结与和睦无疑对印裔族群整体实力的展现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最后,族裔内部男女性别比例非常均衡。与早期美国印裔移民中男性占绝大多数相比,1965年之后移民美国的印度人则在性别对比上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并表现出了相当的均衡性,例如1979年至1990年间移民美国的印度人男女数量就几乎相当。由于他们大多出身印度社会的中上层,而且坚守传统文化的意识非常强烈,因而在美国所有外来移民中,印裔家庭不仅最为稳定、离婚率最低,而且族裔间通婚也较少发生,这非常有利于美国印裔族群的内部团结和政治参与。

族裔内部构成的精英性质和团结一致很大程度上为印裔族群在美国的顺利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过多年努力,美国印裔族群逐步取得了重大的社会成就。经济上,美国印裔族群被美国媒体誉为“最聪明的移民群体”,不仅成为了美国收入最高的族裔群体,^[6]而且在各商务领域独领风骚。据杜克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联合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1995-2005年间美国印裔移民创立的工程技术公司数量比同期来自英国、中国(包括台湾)和日本等国移民建立的同

类公司总数还多。以美国加州硅谷为例,由印裔移民经营的技术公司1998年时超过了775家,销售额达36亿美元,而到2000年时,美国硅谷地区印裔企业家创造的财富已高达2500亿美元。^[3]此外,到2007年初时,美国印裔百万富翁人数超过了25万,这在美国所有少数族裔群体中是绝无仅有的。族裔经济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提高了美国印裔族群的经济实力,他们早在2004年时就以超过600亿美元的生产总值而位居印度所有海外移民群体经济实力的首位,几乎是同期名列第二的英国印裔移民生产总值的两倍,而到2006年时,仅美国印裔所属公司的年度财政收入就高达881亿美元,^[6]其投资潜力可见非同一般。与此同时,美国印裔族群在政治领域的发展也收获不菲。近年来,印裔族群在不断提高个人与族裔组织的参政率和强化族裔间联合参政外,还借助于大量的政治献金和美国国会的“印度连线”组织,在美国主流社会的运作中日益增强了自己的政治声音,并逐步引起了美国当局的极大关注。对此,美国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前副主席詹姆斯·林德森(James M. Lindsay)早在2002年就曾评论说:“在未来几年内,印裔美国人最有可能发展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7]果然,詹姆斯的预言目前已得到了初步的实现。

二、印度国民经济发展的滞缓与海外移民政策的调整

印度独立后国内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较为曲折的过程。在最初的40余年时间里,由于印度深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并长期施行相对封闭的经济政策,其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束缚,增长一直都非常缓慢,其中1947-1980年间的经济增长率年均均为3%-3.5%,受同期人口增长的抵消后,印度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仅为1.4%。由于该增长率与印度当时的人口增长概率几乎持平,因而曾被戏称为“印度速度”。^[8]此外,政府对经济的过多干预和管制又很大程度上既扼杀了市场竞争,也抑制了私人投资的积极性,从而进一步恶化了已有状况。经济发展的长期滞缓造成了印度国内全面建设的举步维艰,社会矛盾与日俱增。到上世纪80年代末时,印度的经济发展已陷入了严重的困境,巨额外债令印度深感窒息。1989年印度的外债总额达到了625亿美元,1991年印度自由化开启前夕则更是上升为840亿美元,而到1990-1991财年结束时,印度内外债务已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60%以上。^[9]与此同时,国内外局势的动荡也令印度经济雪上加霜。1989年之后,印度政权从国大党落入到诸多小党拼凑的执政联盟手中,内阁如同走马灯似的换个不停,政府无暇应对经济困境;国际上由于海湾战争、前苏联解体等外部因素的冲击,不仅印度的海外劳务收入锐减,而且因石油进口支出大幅度增加而导致外汇储备急剧下降,特别是1991年6月时,印度外汇储备只剩下了10亿美元,仅够维持国家一个星期的进口费用。至此,印度面临着空前的财政和外汇支付危机,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更令印度难以适从的是,同期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邻国的飞速发展深深刺痛了印度这头蹒跚前行的大象,而冷战的终结则大大压缩了印度在美苏两国之间保持均衡的资本。为了摆脱困境,以挽

救国民经济,印度不得不对其经济模式进行改革,并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下,通过制定和实施包括鼓励私人投资、开放对外贸易、放松对企业运营的管制、鼓励外国直接投资等一系列具体措施,逐步走上了自由化改革之路。

开启于1991年的经济自由化改革极大地推动了印度的全面发展,其经济增长率保持在年均5.5%—6%的水平,有时甚至超过9%,从而使印度成为了近年来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然而过去20年来,由于原有基础的薄弱和改革后新出现的众多问题未能得到及时处理,印度仍面临着很多重大的挑战,其中贫困、农业危机、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发展等“瓶颈”性问题更是令印度历届政府长期头疼不已。为尽快走出困境,以实现历史复兴和大国梦想,印度自改革开启之时起就热切期望获得来自外界的各种援助,特别是外来投资。正当印度政府为解决外来投资而一筹莫展之时,自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移民海外的印度精英人士经过多年努力奋斗后,在积极融入居住国主流社会的同时逐渐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族裔经济实力得到了显著的增强。基于强烈的文化认同和情感联系,他们强烈期望能加强与祖籍国之间的密切往来。由于印度民族主义情绪一直比较强烈,印度国民和工商界对引进外资一直都持排斥态度。因此,大量引进广大海外印度成功人士的人力和财力就逐渐成为了印度各界共同的目标和期望。

然而,印度寻求充分利用海外移民资源的强烈愿望并没有得到即时的充分实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印度长期执行的海外移民政策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彼此间的密切联系。印度独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对其海外移民相当冷漠,并视其为外国人,甚至不承认他们的存在。特别在尼赫鲁看来,海外移民只会忠诚于居住国,因而不能指望他们能为印度提供什么支持或帮助。^[10]印度之所以在最初的几十年间对其海外移民熟视无睹,主要受到了以下客观因素的制约。首先,国民经济发展的长期滞缓和政府部门的过多干预和管制,令印度难以形成能充分利用其海外移民资源的客观有利条件;其次,作为不结盟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印度对干涉他国内政从本质上持一种排斥的心理,因而一直都鼓励其海外移民就地融入居住国,并忠诚于所在国国家利益;最后,早期海外印度人大多出身卑微,整体实力非常有限,许多情形下还仰赖于祖籍国的帮衬,因而难以引起印度政府的重视。然而随着时间和形势的发展,国内严重的经济困难迫使印度政府不得不反思自己的海外移民政策,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自由化改革开启后,对外来投资的强烈渴求进一步加速了印度海外移民政策质变的到来,因为海外印度人已被视为印度侨汇收入和返乡投资的重要来源,而同期海外华人对中国经济发展所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也令印度政府看到了加强联系海外移民的紧迫性。^[11]正是在此背景下,印度终于逐步实现了对其海外移民政策的重大调整,不仅于1999年3月、2003年1月和2005年1月相继出台了“海外印裔卡”计划(PIO Card Scheme)、“双重国籍”计划(Dual Citizenship Project)和“印度

海外公民”方案(The Overseas Citizenship of India (OCI) scheme),而且还先后成立了海外印度人高级委员会(High Level Committee on Indian Diaspora)、“海外印度人事务部”(Ministry of Overseas Indian Affairs)和“海外印度人促进中心”(Overseas Indian Facilitation Centre)等相应的配套服务机构。印度海外移民政策的转变有力地解决了广大海外印度人返乡发展时所面临的诸多问题,而且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他们争取印度实行双重国籍的愿望和保障了他们的基本权益,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他们密切与祖籍国之间联系的积极性。

三、美国印裔族群对印度经济发展的贡献

国际移民泛指任何具有相同起源、因各种原因而散居国外,并相互组成族裔群体的人们,他们对祖籍国持有强烈的集体记忆和认同感,愿意为祖籍国的稳定和发展做出努力,并通过社会、经济、文化等各种方式与祖籍国之间保持着密切的往来。^[12]对此,美国印裔族群表现尤为突出。由于他们大多都直接来自印度,并出身于印度社会的中上层,因而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美国印裔移民对祖籍国所持有的文化认同和情感联系要比普通海外印度人更为强烈,这就为他们返乡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随着对美国主流社会的日益融入和重要成就的不断取得,美国印裔移民期待为祖籍国发展提供动力的热情亦越发高涨。事实上,近年来随着自身实力的不断增强和印度海外移民政策的积极调整,美国印裔族群已经为祖籍国经济的全面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首先,美国印裔族群不断增长的侨汇输出、银行储蓄和对政府债券的大量购买为印度的全面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金补充。自上世纪90年代下半期开始,北美逐渐取代中东而成为了印度侨汇的主要来源地,其每年输送的侨汇占到了印度侨汇收入总量的40%—45%,而来自海湾国家的侨汇则降至20%—25%。由于印度海外精英移民主要集中在美国,而且其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是直接来自印度的新移民,因而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印裔族群相比,他们不仅与祖籍国印度联系更加紧密,而且还具备着更强的购买力和更大的储蓄潜力。^[13]近年来,美国印裔移民通过正规渠道输送回印度的侨汇每年都达到或超过110亿美元,而以非正式渠道输送的侨汇则很可能会更多。与此同时,印度的侨汇收入也得到了快速增长,例如2006年的收入几乎超过了2001年的两倍,而在2006年至2008年间,印度的侨汇收入更是从246亿美元上升到了520亿美元,这种成绩的取得主要就是得益于美国印裔侨汇的快速增加,它们已经成为了印度侨汇收入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14]由于高种姓阶层至今仍在印度社会生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而美国印裔移民又基本上都来自这部分人群,因而在使用方式上,美国印裔移民的侨汇基本上不用于生活开支,而是用来投资或扩大再生产。^[15]除侨汇外,美国印裔移民还为印度提供了大量的银行储蓄。为增加外汇积累和实现收支平衡,印度政府从1970年开始,通过优惠政策鼓励海外移民在印度所属各银行进行资金储蓄。经过努力,截至1990年3月,海外印度人在这些账户上的储金总额达到了124亿美元,其中70%为外汇储蓄。此后随着印

度自由化改革的深化和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海外印度人的储蓄额更是得到了大幅增加,从1991年的约139.86亿美元快速飙升到了2008年的437亿美元,增幅达312.46%。在这些移民储金中,美国印裔移民竟然占据了一半以上,难怪印裔学者拜格瓦蒂(Bhagwati)曾就此感叹道:“尽管美国印裔移民的人口所占比例还不到美国人口总量的1%,但是他们一年的收入所得却相当于印度整个国家收入的10%。”^[16]此外,自1991年以来,印度还先后3次通过发售债券的方式向其海外移民推销了总额为113亿美元的政府债券,其中美国印裔移民的购买量超过了总量的一半以上。显然,美国印裔移民通过侨汇、储金和政府债券等方式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印度国内改革对外来资金的强烈需求,从而为其经济的快速发展贡献颇多。

其次,通过返乡投资创业,美国印裔移民为印度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对于众多美国印裔移民而言,尽管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他们中的许多人仍对自己的移民身份难以释怀。因此,随着印度自由化改革开启后经济的飞速发展,在强烈文化认同、情感联系和光宗耀祖、落叶归根愿望的推动下,众多美国印裔成功人士不断返乡投资创业。据美国硅谷2002年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76%的印裔移民表示愿意考虑返乡工作或生活。^[17]由于其自身特点和已有成就,美国印裔移民返乡投资创业的力度令人惊讶。在投资数额上,单就IT领域而言,美国印裔移民早在2004年前若干年里的年人均投资额就高达20万美元,而自2005年以来,美国印裔移民对印度各行业的投资每年都不少于150亿美元;^④在创业人数上,仅2002-2003年间就有5000名具有5年以上工作经历的美国印裔技术人员返回印度创业;另据估计,2000-2005年间返乡创业的海外印裔IT产业高科技移民人数高达25000人,其中大部分都来自美国。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印裔移民返乡投资创业时,除了资金和技术外,他们还带去了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机制,这对深化印度与国际间的接轨和协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此外,许多美国印裔移民在直接参与对印投资的同时,还通过各种方式间接地推动了许多诸如通用电气、微软、戴尔、摩托罗拉等大型跨国公司的对印投资,从而为扩大美印间贸易往来和强化彼此间经济联系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大量美国印裔成功人士的返乡投资创业推动了印度相关行业的快速发展,为印度整体经济的腾飞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以信息产业为例,近年来印度计算机软件出口的规模、质量和成本等综合指数名列世界第一,并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计算机软件王国,其行业的发展在过去10多年里的年均增幅都超过了50%,产值更是从1989-1990年度的1.95亿美元上升到了2008年的770亿美元(其中出口达570亿美元),所占国家GDP的比重则从1997-1998年度的1.2%增加到了2007-2008年度的5.5%。与此同时,其从业人数亦从1998-1999年度的2.3万人提高到了2008年的200万人。^⑤印度软件业的发展自然与印度国内的自由化改革密不可分,但其崛起主要还是得益于美国印裔移民的贡献,因为印度目前的许多软件公司

或信息公司都是他们出钱、出技术建立起来的,并直接推动了印度新硅谷班加罗尔市的日趋繁荣。

再次,移民网络的充分利用成为了美国印裔移民推动印度经济腾飞的重要手段。通常而言,除自身具备的资金和技术外,海外移民还可利用其在海外建立的“社会专业化”网络为祖籍国的发展提供条件,因为它们可以为祖籍国带来新技术、市场信息和商业联络等。许多返乡发展的美国印裔移民在不断拓展已有业务的同时,还时刻通过其早已建立起来的移民网络与美国在技术、资金等方面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从而不仅保证了技术和信息的及时更新、资金的合理流动,而且还进一步推动了美印间双边贸易的增长。以印度IT业为例,据估计,移民网络曾为它的发展贡献了16%的外来投资额,而且近年来正是在美国印裔移民网络的推动下,才促成了其出口产品的三分之二都销往了美国。^[20]显然,美国印裔通过移民网络已经为印度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按目前的发展态势,这种作用在今后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还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展现。

最后,美国印裔移民的慈善捐赠也为印度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由于大部分都直接来自印度,并具有较强的实力,因而基于强烈的文化和情感联系,美国印裔移民一直都更为热心于对祖籍国的慈善捐赠。^[20]特别是近年来,他们不仅已成为了印度最为重要的慈善来源,而且还逐渐形成了一定的特点,即主要用于印度的医疗、教育和赈灾等领域、捐赠数额巨大、受印度国内突发事件的影响较大,以及与印度的教派冲突密切相连。目前,美国印裔移民的这种捐赠主要体现在个人和组织两个层面。就个人捐赠而言,不仅数额较大,而且还非常普遍。例如,富商甘派特·帕特尔(Ganpat Patel)就为印度古加拉特邦的一个教育项目捐赠了超过1.5亿卢比的善款,而富豪钱德拉赛克哈(Chandrasekhar)与赛尼(Lajpat Rai Saini)也为其家乡教育和医疗事业的发展分别提供了1亿卢比和1.6亿卢比的善款。另据印度慈善基金会2000年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在所有150名美国印裔移民受访者中,57.4%的人在过去两年中捐赠了3到5次,17.3%的人超过5次,而同期在捐赠金额上,7.3%的人承认超过了3000美元,19.4%的人介于1000-3000美元,14%的人介于500-1000美元。^[20]

相对而言,组织层面的捐赠则更为突出,其数额常常令人惊叹不已。例如,截止2004年,美洲印度基金会(AIF)和印度理工学院美国校友会分别为印度基础教育的发展提供了高达5000万美元的慈善捐款,而印度发展与救济基金会(IDRF)也为印度的教育、卫生和社会服务等事业的发展捐赠了超过1000万美元的善款;2001年印度古加拉特邦大地震发生后,美国众多印裔组织都慷慨解囊,仅美洲印度基金会(AIF)就提供了超过690万美元的赈灾善款。由于美国印裔组织数量超过1000家,而其成员又大多是成功人士,因而可以确定它们每年对祖籍国的慈善捐赠数量都不在少数。美国印裔的慷慨捐赠不仅为印度的众多突发事件解决了燃眉之急,而且也为了印度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急需资金,

因而亦从侧面推动了印度经济的全面进步。

此外,基于情感、文化和人际联系,随着印度自由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美国印裔社会成就与地位的进一步提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返乡,探寻传统文化与故人的足迹,以实现心灵上的慰藉,从而不仅推动了印度旅游业的发展,而且为印度带来了大量的资金和消费的增长,从而也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印度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发展。

美国印裔族群为祖籍国经济全面进步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早已引起了印度各界的高度关注和强烈兴趣。目前,如何深入利用这一海外移民资源来实现国家的全面复兴,已被印度纳入到了国家发展战略之中,其重要性从而也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

结语

在过去短短四十余年时间里,美国印裔族群就在较好地融入到美国主流社会的同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内部构成整体上的精英特质与和睦团结。与世界其他海外印裔群体相比,由于美国印裔移民大多都直接来自印度,并出身于社会中上层,因而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他们对祖籍国的文化认同和情感联系就显得更为强烈,与印度之间的各种往来也更为密切,从而为他们致力于祖籍国经济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印度国内改革的日益深入和海外移民政策的不断调整,美国印裔族群以其强劲的实力,通过侨汇、储蓄、购买政府债券、投资创业,以及慈善捐赠等方式为祖籍国偿付外债、填补贸易赤字、改善收支平衡和民生状况等方面起到了其他任何海外印裔族群所不可替代的重要补充作用,从而为挽救印度经济于危难时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地位不容撼动。

当然,任何国际移民群体与祖籍国之间保持密切的联系本身又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因为他们在强烈文化认同和情感联系驱动下努力帮助祖籍国取得发展的同时,也定然存在着自我发展上的强烈需求,所以普遍都希望祖籍国能对外改革开放,并施行优惠的海外移民政策,以便为他们的返乡发展提供必要的便利。对此,海外印度人亦不例外。过去几十年来,美国印裔移民为祖籍国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也经历了一个由弱到强的过程,并与印度国内的形势趋向和相关移民政策的发展态势紧密相连。他们在不断扩大对印度经济投入的同时,也利用自身条件强烈要求印度政府彻底改变过去僵化的漠视政策,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正是在以他们为首的广大海外印度人的合力推动下,印度政府才逐步实现了由“海外印裔卡”计划到“双重国籍”计划,再到“印度海外公民”方案等有关双重国籍政策的不断完善,这就清晰地说明了任何祖籍国若想寻求海外移民群体的大力支持,对相关政策进行趋向性的积极调整将是一个必然的选择。正因为如此,如何在祖籍国与海外移民之间实现双赢的理想目标才成为了当今众多国家共同面临的课题。目前,作为美国最大的两支亚裔族群,美国华人与美国印裔族群在众多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相似性。对于如何充分利用美国华人的优势,并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他们的对华投入,或许印度的某些

做法对我们具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

〔注释〕

- ①例如 1907 年之前印度人移民的拒签率还不到 10%,而 1909 年、1911 年、1913 年及之后的拒签率则高达 50% 或以上。
- ②例如 2009 年印裔移民的平均家庭收入达到了 100431 美元,高于美国日裔、华人和非西班牙裔白人的 88129 美元、82129 美元和 68390 美元,更远高于全美平均的 61082 美元。
- ③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U.S. Census Bureau,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census.gov/acs/www/>. 经笔者整理。” Non-resident Indian and Person of Indian Origin,”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nriol.com/indiandiaspora/indians-abroad.asp>.
- ④这是笔者于 2010 年 3 月 17 日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访学期间对印裔组织 NetSAP 主席苏钦·阿德拉克哈先生 (Mr. Suchin Adhlakha) 进行访谈时,对方给我的轻松回复。
- ⑤出口规模等居世界第一 印度软件业傲视全球!”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chnqiang.com/article/2009/1130/mil_11395.shtml.

〔参考文献〕

- [1] Binod Khadria. “India: Skilled Migration to Developed Countries, Labour Migration to the Gulf,” in Stephen Castles and Raul Delgado Wise (eds.),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from the South* [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Geneva: IOM, 2008: 83.
- [2] Karen Isaksen Leonard, *The South Asian Americans* [M].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97: 45.
- [3] Jean Bacon. *LIFE LINES: Community, Family, and Assimilation among Asian Indian Immigrants* [M].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7.
- [4] Sanjeev Klagram, Manish Desai & Jason Varughese. “Seen, Rich, but Unheard? The Politics of Asian Indi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Gordon H. Chang (ed.), *Asian Americans and Politics: Perspectives, Experiences, Prospects* [M].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1: 258.
- [5] AnnaLee Saxenian. *THE NEW ARGONAUTS: Regional Advantage in a Global Economy* [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72-73.
- [6] *Asian Indian-Owned Firms, 2002 Survey of Business Owners* [OL]. U.S. Census Bureau, revised on August 29, 2006.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census.gov/>.
- [7] Prema Kurien. “Who Speaks for Indian Americans? Religion, Ethnicity, and Political Formation [J]”. *American Quarterly*, Vol. 59, No. 2007(3): 762.
- [8] Arvind Rajagopal. *Politics after Television: Religious Nationalism and the Reshaping of the Indian Public* [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35.
- [9] *Country Report: India & Nepal*, London, U. K.: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M], 1996: 6.
- [10] Arthur W. Helweg. *Strangers in a Not-So-Strange Land: Indian American Immigrants in the Global Age* [M]. Belmont, CA: Wadsworth/Thomson Learning, Inc., 2004: 41.

- [11] Devesh Kapur, Ajay S. Mehta and R. Moon Dutt. "Indian Diaspora Philanthropy," in Peter F. Geithner, Paula D. Johnson and Lincoln C. Chen (eds.), *Diaspora Philanthropy and Equitable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India* [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203- 204. 194. 188.
- [12] Milton J. Esman. "The Factors Conducive to Diaspora Investment: Comparing China, Armenia, and Ireland." in Jennifer M. Brinkerhoff (ed.), *Diasporas and Development—Exploring the Potential* [M]. Boulder, Colorad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2008: 99.
- [13] Sangay Mishra. "The Limits of Transnational Mobilization," in Christian Collet and Pei- Te Lien (ed.), *The Transnational Politics of Asian Americans* [M].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109.
- [14] Michael Fullilove. *World wide webs: Diasporas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M].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 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2008: 31.
- [15] Stephen Castles and Mark J. Miller. *The Age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 [M]. 4th edition, New York, NY: Guilford Press, 2009: 61.
- [16] Sharmila Rudrappa. "BRACEROS AND TECHNO- BRACEROS: Guest Work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ommodification of Low- Wage and High- Wage Labor," in Susan Koshy & R. Radhakrishnan (eds.), *TRANSNATIONAL SOUTH ASIANS: The Making of a Neo- Diaspora* [M].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305.
- [17] Peter van der Veer. "Virtual India: Indian IT Labor and the Nation - State," in Thomas Blom Hansen and Finn Stepputat (eds.), *Sovereign Bodies: Citizens, Migrants, and States in the Postcolonial World* [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281.
- [18] Anjali Sahay. *Indian Diaspora in the United States: Brain Drain or Gain?* [M]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9: 181.

On the Status of Indian Diaspora of America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India

TENG Hai- q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yi University, Jiangmen 529020, China)

Abstract: To a great extent, it is the elite characteristic and the internal unity that have guaranteed the big success of the Indian Diaspora of America during their smooth assimilation into the main society of America. As the interior reform and the modification of the overseas migrant policy of India went on, propelled by the strong cultural identity and emotional connection, the Indian Diaspora of America, with its powerful ethnic strength, has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economic recovery and development of India through different ways and has played an exclusive role that can not be reached by any other overseas Indian groups, which, accordingly, has decided its unshakeable status in this field as well.

Key Words: Indian Diaspora of America; the economy of India; status

〔责任编辑 王立平〕